

立夏一过,屋后头张阿婆家的银杏树仿佛穿上了一件绿色的衣服,数以万计扇子形状的树叶青翠碧绿,让人眼目清亮。

七年前,张阿婆家屋门前种了一棵银杏树(松江本地人叫百果树),树的胸径13厘米,但蓬头较大,在1.5米左右处开始分叉六根树枝,一看就是嫁接过的。这个我知道,银杏有原生和嫁接,松江现存的古银杏全部是原生的,而现在街头中的银杏,大部分是由产地的农民为了摘果方便嫁接的。

对于阿婆家种银杏,我曾心存疑惑,一般庭院内不种此类树的,过去银杏多数是种在庙庵的,因为松江现在上百岁树龄的银杏种的位置过去大多是庙址。张阿婆却对银杏情有独钟,原来阿婆一家是从本地乡下搬来的,老宅基前有棵上百年的银杏。从小在银杏树下长大,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,进城后庭院绿化改造时特意进了棵银杏树。

种下去的当年秋天,没有结果。张阿婆搞不懂,来问为什么?我说可能是当年移栽的原因,让她不要急,到寒冬腊月多施点豆饼之类的有机肥。阿婆当真去买了些豆饼,经过发酵后浇了下去。还不放心,问还可施点啥肥料,我向她又推荐了鸡粪

肠、鱼肚肠等,阿婆马上去小菜场鱼摊头讨了许多鱼肚肠埋了下去。

张阿婆相当较真,自从种了棵银杏树,不时会来问问,如浇水、防虫等等。毕竟自己也是“半路出家”,对银杏的养护知识不是很全面,赶紧查资料、问专家,不敢有半点误导。

张阿婆很勤快,每天早上、晚上都要给银杏树浇水,结果有段时间树叶发黄,病怏怏的,阿婆还不察觉树已出问题,一问果然是水浇多了,造成树根积水。赶紧找人把树抬高,以便积水消除。其实,银杏成活后,对水份要求并不高,一年浇不了几次水,最多大热天浇些,但浇就要浇透。

张阿婆今年72岁,两个子女都移民在国外,动员她去居住,她说听勿懂洋话,吃勿惯洋饭,过勿惯洋生活,如今一个人住在小别墅里,平时有个侄女陪着住。阿婆似乎很喜欢这棵银杏树,夏天里,喜欢坐在银杏树下,摇着蒲扇,悠闲地喝着大麦茶。有时我忍不住说,外面太热,屋里有空调为啥不用?谁知她告诉我,空调不习惯,还是吹自然风好,这棵树就像一把大伞,不信你来坐坐?一试,果然凉爽,树阴下凉风习习,别有一番感觉。

张阿婆今年72岁,两个子女都移民在国外,动员她去居住,她说听勿懂洋话,吃勿惯洋饭,过勿惯洋生活,如今一个人住在小别墅里,平时有个侄女陪着住。阿婆似乎很喜欢这棵银杏树,夏天里,喜欢坐在银杏树下,摇着蒲扇,悠闲地喝着大麦茶。有时我忍不住说,外面太热,屋里有空调为啥不用?谁知她告诉我,空调不习惯,还是吹自然风好,这棵树就像一把大伞,不信你来坐坐?一试,果然凉爽,树阴下凉风习习,别有一番感觉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到了第二年秋天,张阿婆的银杏树结满了黄澄澄的果实。望着满枝的果实,老人家有点发愁,怎么采摘,如何处理外皮?我曾到银杏之乡——江苏泰州参观过,还是比较简单的,差人采摘后,把果实放在水缸里,浸泡半个月,让外皮腐烂,然后用木棍反复搅动,直至外皮全部脱落,清洗干净后,放在阳光下晒干。当然水缸是不能放在室内的,因为发酵时的味道是相当难闻的。这年,张阿婆家的银杏树收获满满两大筐,足有60斤。

现在张阿婆对银杏树的养护似乎也很有经验,甚至如何食用都有些独到的方法。每年丰收后,张阿婆总是会分给左右邻居些,还叮嘱到,每天吃有好处,可以防癌,软化血管,也再三叮嘱不能多吃,最多每天8-10颗。还讲了个土办法,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,用牛皮纸信封装上果子,撒上少许盐花,用牙签缝上信封口,在微波炉里转上1.5-2分钟,边转边传出噼噼啪啪的响声,出炉后的银杏果又香又软,苦中带甜。

张阿婆似乎着了魔,不时看到她在银杏树下忙乎,秋日里银杏叶由绿变黄,阳光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灿,阿婆也像小青年一样,拿出手机拍下这一美的瞬间。树叶落下后,许多天不忍扫去,老太太像小孩似的喜欢在叶被上走上几步,好像走在松软的金黄色的地毯上……

张阿婆似乎着了魔,不时看到她在银杏树下忙乎,秋日里银杏叶由绿变黄,阳光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灿,阿婆也像小青年一样,拿出手机拍下这一美的瞬间。树叶落下后,许多天不忍扫去,老太太像小孩似的喜欢在叶被上走上几步,好像走在松软的金黄色的地毯上……

俗话说“四月不减肥,五月徒伤悲”——眼睛一霎,青团都吃好了,要吃粽子了;草莓也过了鲜格格的辰光,在等杨梅了(是的有这样的生物钟和时刻表,我不胖谁胖?!)

最当令的当然是枇杷。看到苏州的朋友小满那天在票圈秀,就觉得今年是太年的样子。因为是自家种的,一不留神就成了赔本买卖——店家这几天都涨到三四十斤了,伊还要倒贴箱子和袋袋,再找了肯送的快递,拗强送出去。忙归忙,送出去的都是心意,是不是东山白玉,一点都不重要。

我们小区有棵枇杷树,所以我也忙的,忙着不让老阿姨或者小赤佬把果子打下来。一开始是跟伊拉讲“还是生的,不要硬睬呀”,现在只能用大家来吓唬大家——“大家都这么采,树要采死的呀。”我向来不悻以最大的杀伤力来揣测他们的采摘,因为小区花园里那片梔子花就是活生生地一年比一年稀少,最后别说开花了,树都绝迹了。

前几天看到朋友孙大夫在票圈

说,晚上遛狗,看到三个男子用很专门的剪子和网兜,打着手电筒在剪伊拉小区里的枇杷。伊也不敢响,连照片都没敢拍就逃走了,回家上网一搜摘枇杷的工具,伊是做外科的,都眼界大开,并能够觉得三男子用的好像更高级而精准。我及时表扬了她的这种“打不过就逃”的精神

枇杷黄了

马塞洛

(这种教育思想源自郭靖的四师父南希仁,反面教训是王藤新一杠上黑衣人不得不化身江户川柯南,这里就不展开了)。

其实,我也不是看到采枇杷的老阿姨或者熊孩子就吓唬的。只有老阿姨呃晨光,义正辞严地吓一下,激发出对方的羞耻心,伊收手我撤退,就算win-win(双赢)了。碰到熊孩子呢,耐心会多给一点,教育+威慑——下次不要给我看到之类的,就算得逞了。说到底,毕竟是人家

的孩子,家长不好好教育,将来出社会了,有的是帮伊拉教育的人。

不敢惹的,是带着熊孩子的老阿姨。隔代亲可以激发的潜能,要星星都不给摘月亮的,怎么高估都不为过。这时候只能像精神病一样在旁边自言自语“喔哟只树也被摘坏式了”一面飘过。伊如果选择性失聪,也没办法,因为更坏的情况是恼羞成怒、斗志满满地追杀过来冷嘲热讽,那时候想逃都来不及了,现场的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你偷了她们的最重要的物事。

小区里的枇杷谁可以吃,的确值得各家业委会甚或居委会深入思考,定出标准。我对这个问题的终极审美,是不吃。就不能看着它由青而黄、硕果累累么?什么都要赶尽杀绝地吃光光,好像不吃就是浪费和罪过一样,才真的罪过欸。这里面肯定有生于饥谨年代的童年阴影在作祟,能够劝到谁收手或者放下的,就是功德了。

历程。

而今,他的企业已有300多名员工,并接管了他父母手下的服装公司,他将两家公司合并,目前是一家颇具规模的鞋服企业。今天他来与卫敏谈订单,显然是做足功课,他取出手提电脑,向我们展示各种鞋款的特色,多年的加工经验,已使他能娴熟地掌握客户的心理,迎合对方的品牌风格,与卫敏的洽谈虽顺利,他签下了这笔生意。

小吴以“要一个自己的人生”作开篇,正在书写一本属于他的精彩传记。

自己的人生

周珂银

父母在启东是做服装生意的,但他却想进入鞋业,独自闯荡一番。

我诧异,问他为何不跟着父母一起做?他说:“家里是有现成的公司,可我不想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,父亲同我讲起他的创业生涯,虽然艰辛但却有滋有味,我想要自己的人生,也想有一个闯荡过程,像传记中的人物那样多姿多彩,今后同我的孩子讲起经历也可以像我父亲那样津津乐道……”看他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随性,我觉得这个男孩虽然理想化了一点,但是很特别,还挺励志。

再见到他,是在两年后的一家鞋企订货会上。这家公司因经营不善,濒临倒闭,老板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,要我们杂志在宣传上帮着推一把,寄希望于能在这次订货会上起死回生。在会上,我又意外遇见了已在这家鞋企工作的小吴。

他告诉我,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,员工也走得差不多了,他还想再等等,因为老板说,这次订货量若能达到10万双,还是可以坚持的。所以他等待着奇迹的发生,希望还

旅游

安顶山,地处富阳。

据带路去的朋友说,这是一个站在山巅上能看到萧山、绍兴的山;可以看到富春江、钱塘江的山。从富阳驱车出城,半个多小时,便来到了山脚下。一条小溪,水从山上汇集而下。因近日暴雨连绵,水流急湍而浑浊,好像等不及似的,挤着向前奔。

以为山上,也只是一些简单的野花野草,一些茂林修竹,没有村庄,可能会有些茶园。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,村庄里的一栋栋民房时隐时现。房屋一会出现在边路,放眼望去,房子下面像是悬崖,有千丈之深壑。一会转弯弯已不见,迎面又出现了一栋。是这样的微妙。房屋伴着整片的修竹,还有一些树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山里的世外桃源呢!

人生的围城,就像这山一样。山里的人想去城里,城里的人想来山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生活的观念。山民来到繁华的城里,虽物质条件好了,但没了山里的那种清静,心也浮躁不得安宁。也有再回到山里的,山民说。

山近了,却是那么的高。远处的山,还有后面层叠的山,加上一点点雾气缭绕,那优美的山水画如仙境般在眼前。

顺着山路一个弯一个弯的转,一层一层的上山,感觉有点累。这是在一阵暴雨过后后的山,全山花草树木竹叶湿润的青绿。我们的人生也会像这山路一样的弯曲,有一些坎坷,有一些困境,还会有一些痛苦,走过去了,就像这山一样,眼前就是广阔的山河大地,就是一片光明。

山下的房屋越来越小,不见人影,却见雾气像水一样,由远而近的漫过来;又像烟一样,散着飘过来。停车观看,刹那间几米外的人已看不清,只见雾从身边飘过。伸手不见五指。这是小时候读书常用的词,现在可以感受了。

一小时左右的时间,雾才散去,恢复如初。远处的山还有一团一团的雾在漫延。想想刚刚的雾飘过来,又飘过去。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过客,来去瞬间。可是我们又何尝不是人世间的过客呢!没有留下什么,只在脑海中记忆一些印象而已。雾的来去,不留,也不执着,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执着的念头在,还有一个相存在心中,觉得它是美的,然后想去占有、得到。

而此刻,我只愿静静地看着远方。

七夕会



——老兄,你能快点吗? (比利时) 安娜比利 作

人老了,就会发现,一辈子其实做不了几件事。我说的“事”不是指油盐酱醋茶,这事儿人人天天都得做,活着就离不开这个。

我指的是真正对本人能安身立命、对社会也有所助益的事。

在这个心浮气躁的时代,要让人专心做好几件事,乃至只做一件事,简直是一种苛求。在我的友人中,只有周补田先生能坦诚直言地批评我三心二意、胸无大志。他批评我,我总是虚心接受,却也屡批不改。但我打心眼里钦敬他,他有资格有底气这样批评我,因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:绘画——油画——且只画与海军生活相关题材的油画。

1974年底,我从苏北乡村顺利通过体检入伍至东海舰队后勤俱乐部。经过新兵连的训练,分配到俱乐部,接收我的顶头上司是俱乐部的文化干事、刚穿上“四个兜”干部服

的一位27岁的年轻军官。他就是现已年近古稀的周补田先生。我发现,这位大家称为“周干事”的年轻军官,除了管理俱乐部部分日常文化生活服务事务,其余时间皆埋头在画室画画。那时,他已是东海舰队颇有名气的年轻艺术家,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

记不清了,我刚踏进俱乐部放下背包时,这位顶头上司给了我哪些“训导”?俱乐部的文化氛围和图书室几千册藏书,给我

继续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提供了基层部队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于是,我继续阅读、写作、四处投稿,与周干事的绘画追求如同互不交叉的平行线。偶尔有相通相融的时刻——冬夜围炉,他一边涂抹油彩,一边听我朗读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,一张以水兵头像为画面的宣传

听到有趣处,会心大笑。对我的“不务正业”,这位周干事不但从未批评过,而且多是激励和褒奖,在经历持续退稿后,终于有一天《浙江日报》刊发我的杂文,《杭州文艺》的编辑专程到宁波东钱湖来找我谈小说稿的修改了。

随着时日的推移,周干事数十年不变的是他对艺术的那份痴迷。饭堂——画室——卧室,三点一线,如此积年累月、心无旁骛地不懈笔耕,会成就怎样的人生气象?在俱乐部当兵四年,我即调至解放军报。虽然见面机会

极少,但却不断获得他的作品参加全军、全国美展,获得各种金奖、铜奖、大奖,印上邮票发行,被中国美术馆、中华艺术宫等国内外机构收藏的创作。

有些艺术家常为创作题材的枯竭而烦恼,而补田似乎从未为画什么烦恼过,大海、舰艇、水兵,给了他取用不竭的灵感。他的笔端只指向一个门类——海军生活。他的摇曳缤纷的油彩,伸入到海军生活的角角落落。在他的笔下,既有《相聚太平洋》、《中国军舰首访美利坚》、《维和之士》、《郑和下西洋》等大气磅礴、涛声激荡的宏大制作,也有如同小夜曲般的充满生活情趣的微观小品,如《浴》、《摇篮》、《大海的新娘》、《戏海滩》等。高山观澜与滴水穿石,历史回眸与贴入当下,在他的笔下同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给人以回味无穷的审美享受。

周补田先生抵达的艺术高度或许见仁见智,但他的不可取代性却是无可置疑的。



一生只做一件事

陈歆耕

